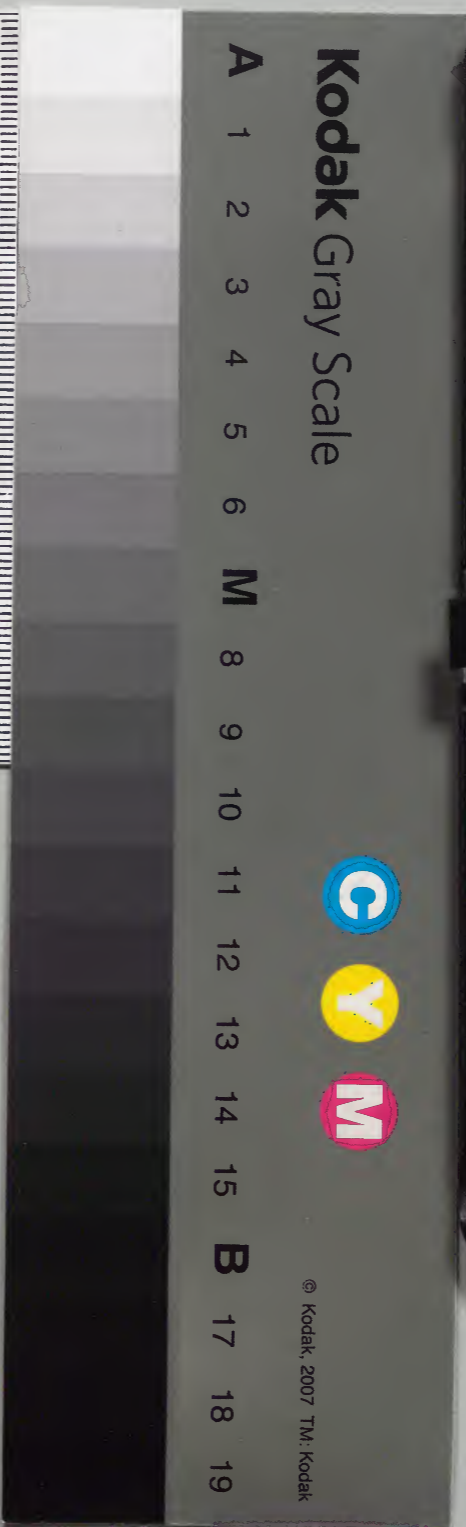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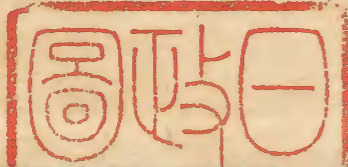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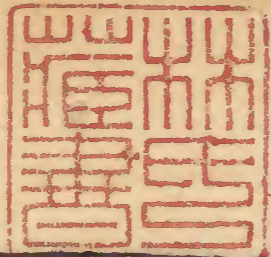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〇函	三三〇七
三三	一六
柒	冊
類	號
書	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 9 )
函號	310 89

經  
易  
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唐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戴逵  
慧朗

慧曉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顛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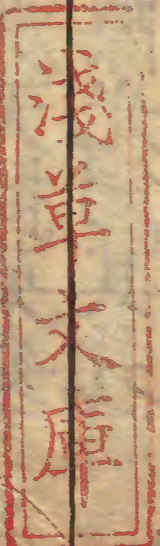
南嶽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闕文

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七





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

僧襲

僧集

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

玄覺

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

智贊

南岳衡州衡岳寺釋慧照傳十一

闕文

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傳十二

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闕文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

法彥

波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  
大通二年辛亥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  
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

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珍閣梨位地難  
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  
歲能詩書體貌凝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  
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  
絕俗道親物疎州閭讚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  
半一部都了尋事剝落學無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  
懺證據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  
禪師千里來儀投心者眾乃往從之後遊仙城山即  
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  
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



壽忽况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  
 悵望遂覩梵侶盈林乃命至也趨而禮謁即捨所住  
 為善光寺焉供事駢羅眾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  
 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  
 戈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法音  
 禪師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德朋同  
 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經數旬法門開  
 發諮質遲疑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  
 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所滯後俱還仙城  
 僅得五稔預知亡日乃攜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

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  
 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二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  
 坐踟蹰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眾有夢天  
 人下地幢幡照日又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  
 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  
 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構甃  
 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  
 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河道明隋世初命與慧思  
 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采高樛命寔過之深味禪心  
 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



賦通述佛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諸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二教是以闕里儒童聞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

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淨之記曇賦七嶺汰訕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暨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絲琴而齊韻紫蓋負松仍攜



一辯洪崖神井卽鑿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輩  
 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  
 官淪覆將歷一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二女賢飫頗絕羣  
 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摺披百家及乎從在留連文  
 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詆鸚鵡若求  
 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  
 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訊修隗館出膝情欣係  
 鞅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

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尤轉用遣幽憂漸  
 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  
 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  
 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詞殘  
 簡望回金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  
 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  
 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人五乘藉淺  
 之深資權顯實斯若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  
 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



叅玄智涉五明學兼二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  
 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  
 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  
 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  
 挹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  
 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  
 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  
 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  
 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  
 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入正以味一真解千纏而遣

三惠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  
 定慙花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  
 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  
 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朏魄至乃  
 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葦戶弊衿  
 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  
 樹後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  
 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  
 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權而實撫膺  
 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



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日  
 白駒可繫用永今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  
 報此何伸時或以遠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  
 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  
 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  
 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厥姓傅氏所以禪  
 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  
 間幽閑積業眾初不與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荏令者  
 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入通令令正對  
 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

延曉悟曰非令之為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鄉壤之  
 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  
 曰若令問覓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  
 賦云咄哉失念歎爾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  
 不見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袂  
 鄙吝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人世而還  
 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  
 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  
 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



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足道志彌隆迥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卽許焉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

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



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卽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  
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  
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  
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  
沉生爲空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  
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陰  
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  
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  
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  
喻用攝自他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

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  
流言况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  
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冥  
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  
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騫前賢以希栖  
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太  
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  
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  
忽歿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  
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



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  
心又請講一經卽而敘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  
學士江陵智顛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顛有疑  
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太品次第意耳未是法  
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  
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顛卽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  
界難卒載敘又諮師位卽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  
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  
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  
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天蘇弊於烽警山侶

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卽陳光大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卽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  
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  
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  
也吾昔曾任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塢僧用器皿又  
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  
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  
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谷契  
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  
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



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敕使至山見兩虎  
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  
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王具問不以  
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爲獠狗嚙死蜂相所徵  
於是驗矣敕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  
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暲與諸學徒相逢於路  
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  
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  
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  
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

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卽如其語須臾思到  
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卑素不敢延留人船供  
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  
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王三信叅勞供填衆積榮  
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  
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  
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告衆  
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  
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  
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



歛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  
 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晏然相迎極多論  
 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  
 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煥身煥顏色如常即  
 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  
 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  
 茂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  
 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  
 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  
 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

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  
 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繪續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  
 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  
 六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觀梵經  
 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  
 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  
 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  
 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  
 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  
 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卽梁散騎益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上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一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

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卽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



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嘆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顛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二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

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旣遊南岳顛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二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官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爲時彥齊迎顛任機便動卽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任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流聞顛講法故



來設問數關微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  
 便墮地顛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  
 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  
 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  
 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  
 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  
 挽顛上山云云顛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  
 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

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  
 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  
 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  
 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  
 瓦官與顛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  
 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輒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聞射則應於  
 絃何以知之無明是闇也唇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  
 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  
 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



得法爾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卽往天台旣達彼山與光相見卽陳實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顛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顛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旣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䟽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

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顛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亾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



忽見二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  
 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顛三市久之乃滅雄及太衆同  
 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  
 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  
 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顛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  
 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顛曰息世  
 譏嫌亦復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  
 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  
 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  
 一市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黎德侔

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  
 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  
 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  
 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  
 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騫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  
 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  
 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黎恒修供養如智積奉  
 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  
 云其為天主信敬為此類也於即化移海岸法政既  
 聞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願



問羣臣釋門誰為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人顛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為永陽苦諫因又降敕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顛以道通惟人玉為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瓊闡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敕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敕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

僧止慧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顛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暄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為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顛之御法即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顛之力也晚出任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敕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顛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



陳王大悅卽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由顛一諫矣末  
爲靈耀福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  
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顛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  
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王幸寺修行大施  
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  
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  
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  
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  
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  
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

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入主屈  
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  
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卽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  
靈也宛如其夢不久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在茲山  
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剗迹雲峯終焉其致會  
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  
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顛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  
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  
不稱法年旣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  
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



經離亂身聞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  
 間搏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  
 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  
 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諂避嫌安身未  
 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  
 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  
 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  
 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昔晉王方希淨戒妙  
 願雅諮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  
 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

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  
 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為宮室  
 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  
 不宥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尚文殊冥作  
 闍梨而必藉入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  
 論罄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  
 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  
 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  
 稱遠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  
 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



銷煩惱今開皇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王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輒奉名為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廻施悲敬兩由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顓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

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眾將及萬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救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顓到泉源帥眾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



手疏請還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  
 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奉身雖踈漏心護明珠定水  
 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為臣為子豈寂四緣能入  
 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入厥朋不少即日  
 欲服膺智類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  
 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  
 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  
 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欵成就事重請  
 棄飾詞顛答書云謬承入乏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  
 非時許況降令命彌匪克當徒欲沉吟必垂深寄王

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  
 推久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  
 別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  
 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太集眾  
 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綏忍  
 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  
 流親所聞見眾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  
 智驗乎金口此釋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  
 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  
 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今著淨



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才華冑績應奉文義  
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  
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顛又率侶建齋七  
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  
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眾並同矚顛曰此相  
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  
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  
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  
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眾  
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

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處植松覆坎仍立百  
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  
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  
士智越往石城寺掃洒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  
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  
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彌勒一  
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遺病留殘年乎病不  
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  
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  
又請進齋飲答曰非但步影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



卽真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  
 歎又出所製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  
 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末乃手  
 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  
 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顛讚引曰法門父母  
 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較斤絕絃於今日矣  
 又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  
 樹易往無入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  
 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  
 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

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  
 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  
 三昧是汝明導又救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  
 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  
 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  
 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卽開  
 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  
 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  
 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龕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  
 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顛降靈龍像育



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  
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  
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  
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厨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  
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  
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爲  
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顛側隱  
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  
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  
聞于上陳宣下敕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

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  
覺墮淚時還佛齋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  
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  
今貞觀猶無敢犯下敕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  
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草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  
調顛若他涉草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  
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  
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  
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摛思開  
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



所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特立  
 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敕  
 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  
 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  
 生敕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顛東  
 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眾四  
 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  
 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  
 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  
 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

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遠遠拱木俄森為  
 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  
 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  
 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  
 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尅必固定想遂從開禪  
 師而從依止逮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  
 遍依而講解聽徒二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弊於  
 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為其  
 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



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為第一遂得同學  
齊敬又號為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  
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  
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  
終學入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  
乃下敕云崇禪師德衍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  
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為周國三  
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序譽名稱焉  
每為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  
遺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

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危運無廢利人太象之初  
皇隋肇命法炬還炤即預百二十僧敕任興善尋復  
別敕令掌寺任重勤辭遂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  
公戒範昔以佛法頽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  
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  
于文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  
引衆居之敕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清禪  
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定林隆威為  
寺檀越前後迭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碾上下六具永  
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



初敕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刺力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敕為追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博八十萬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鎮總楊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耀太虛京邑稱最爾後

觀遺相接眾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等事並委僧眾監檢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擁官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為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阜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為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



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至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為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并隨王至京。在所通化，未還揚州路。

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實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蟠，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陳北嶺，後收窆於山南奉。



造三層博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  
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  
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  
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  
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  
度元无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  
焉居住馬頭山中太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襍相誼衆  
聚繁多遂分為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  
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為

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  
篤將亟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  
服業粮粒既斷懶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  
為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  
業不勞化俗廢爾止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  
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二月十一日跏坐  
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任絳州  
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任晉州寶巖寺充  
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  
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



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迹顧奉無由  
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涌瓮出于外骸骨如雪唯活存焉紅赤鮮映逾於  
生自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  
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穩稱念而  
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  
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  
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都爲和  
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引會無所遺五

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  
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  
叅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既沃  
乃心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  
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爾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還從和公荆落授  
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  
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  
事事翹心故一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  
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



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動卽千人屯  
赴供施爲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  
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爲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  
僧其感利之殷爲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待人玄  
覺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  
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  
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  
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任卽大  
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  
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

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  
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任京師隸莊嚴寺  
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得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  
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墳素工  
書善說序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  
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翬雜纔有昏情  
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表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  
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  
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



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諫篤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卽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入便以火淨髮弊服忘食屢經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

親之中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庚旣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卒于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卽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屍柩瘞于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巨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爲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



夕通業不繇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  
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  
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白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  
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  
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并送香  
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聞依  
敕散下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  
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二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  
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例每  
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復貯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

時方等行道餘則跏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  
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  
宿五宿目不曾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  
懺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涅槃  
是所綜博今在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  
多徵引終遁林泉

釋智錯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於揚州興皇寺聽  
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  
台顛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顛歎重之晚講涅槃法  
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



籍彌是所長晚在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  
管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  
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敕追  
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  
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  
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卽大業六年  
六月也氣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  
都無臭腐返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如  
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婚方

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于時岳陽殿下統御荊州徵  
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  
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  
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  
儀純粹又誦法華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  
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  
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晦迹已後台嶺山  
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  
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  
於師忌敕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



文皇帝獻后崩自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流括  
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  
輕大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  
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  
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  
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  
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  
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  
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峯名爲華頂去寺將  
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

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  
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  
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  
龕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  
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  
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  
卒于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轡  
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  
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  
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唐釋道宣撰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蒲州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西京淨任道場釋法純傳五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唐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蒲州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西京淨任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 道訓

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彩

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鬚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兌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下筮頗工至於取斷



依佈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  
 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  
 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太  
 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  
 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  
 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  
 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當時先達頗懷其幼年致或  
 抗言褒貶者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  
 實自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  
 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

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  
 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  
 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  
 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  
 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  
 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  
 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  
 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  
 肆棄尔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  
 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放宮觀法祀皆鋒



芒馳驚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入曰  
 學爲知法法爲修行豈以榮利卽名爲道秦世道恒  
 削跡巖藪誠有由矣遂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  
 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  
 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蹟當尋唯  
 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二寶不以鑿術纏情夜夢月  
 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  
 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  
 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授入戒常云於我月德前  
 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

戒逃跡金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  
 陽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羣盜若怨  
 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什  
 物爲賊管馭冀於來世爲法知識旣而南濟大江安  
 然利涉由斯以惟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  
 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  
 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領袖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  
 妙善定門瓘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  
 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  
 于再敘而高冲奧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



乏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  
 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  
 國子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  
 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  
 論以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構  
 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  
 聞被之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曆告興遂與同侶俱辭  
 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  
 師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一傾  
 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

手恨失眼中人予向徑何道慧業日當新我任邦江  
 側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  
 別迸淚忽霑巾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  
 手辭訣登石頭岸入舟動楫忽風浪騰涌眾人無計  
 遷獨正想不移捧持禪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  
 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闡大教請停風  
 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  
 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  
 迦延之出罽賓為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  
 集遠近欣赴鬱為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



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喧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并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

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教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卽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卽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



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  
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  
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敕  
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  
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敕亦延及遂得萬里  
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  
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卽爲敷弘受業千數  
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  
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趣  
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

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  
晉陽敕遷隨駕旣達并部又詔令禮御殿行道至夜  
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  
度山僧欲求公貴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  
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刻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  
臨大道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  
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  
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  
時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  
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



尋下敕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  
 王為檀越敕請遷之徒眾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  
 供養左僕射高頴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  
 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  
 劉子平孔門儒義屈膝食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  
 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為帝王挹敬  
 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  
 著已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  
 人物莫不然以昏然故舉世紘紘無自正者也斯由  
 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

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為因五迭  
 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  
 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  
 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  
 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  
 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  
 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二年帝幸  
 岐州遷時隨從乃敕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  
 王逐一獸入故窰中既失蹤跡但見滿窰破落佛像  
 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



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  
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  
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  
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  
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  
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巖麗遷實有功十  
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實逃僧請並  
安堵帝又許焉因敕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  
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敕河南王爲秦  
岳神通道場檀越卽舊朗公寺也齊王爲神寶檀越

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  
遷簡齊魯名僧來任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  
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  
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  
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  
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  
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  
數量今此舍利卽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  
帝意悟卽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  
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



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劔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敕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敘之四年又下敕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太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實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

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旣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卽以遷爲寺主旣恩敕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典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敕問遷曰官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現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旣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



撰述  
經傳卷三十一  
一  
者是耶答曰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恒  
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葉故放神光除  
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卽  
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臨機答對如此又  
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  
寡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  
衆或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  
有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  
雜交遊時俗頗以踈傲爲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虚心  
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

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訶  
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  
風癯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卽大  
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  
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  
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  
號叫見人止哭犬亦不聲與食不噉常於喪所左縈  
而卧既輦柩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  
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衛所加  
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



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陷角故有先  
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  
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  
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為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  
靈感猶希况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  
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  
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  
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  
沙門明則為之行狀觀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邠人家本巨富為巴蜀所稱及淵

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  
口噓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  
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  
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跏趺眼光外射皎皎發越容  
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鐘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  
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  
異之命令出家即時剃落住城西康興寺今所謂福  
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  
戒守素大布為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  
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



撰述  
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  
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淵研精定道  
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  
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  
構領匠伐木連雨兩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  
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卽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  
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  
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  
路欲架飛橋纜扣此機衆事成集昔諸葛武侯指二  
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

鐵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  
新橋將行豎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  
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  
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  
本佳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惘然曰毅師已往我豈  
獨留俄而遘疾遺與同瘞卽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  
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  
于寺堂陳子良爲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



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  
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  
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一年年纔及冠二親俱  
往既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  
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  
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  
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林  
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畧貫  
終始禪侶三百嗟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  
山西啓請未悟慧以學日旣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

乃經兩載一一呈未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命西  
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號幽絕山勢竊美因登遊觀  
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  
遂之蒲阪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  
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  
仁壽四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  
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  
大業元年餌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禮懺不  
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  
杯盤谷夏坐虎窟虎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



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聞異鐘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既至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起塔於麻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綱紐受具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即自卒難制斷如何瓚聞之私賤其說時襍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

陳流聽羣師咸加芟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依為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逸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憊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



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  
 斯正業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  
 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眾及獻后云崩禪定  
 初構下敕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  
 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終南山之龍池  
 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于山舍春秋七十有  
 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眾晉  
 川見于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于周  
 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

陟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慮為先逢廢教道僧潛  
 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  
 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逾前稔文  
 帝聞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  
 不已遂處林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辭還  
 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  
 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  
 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關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  
 續燄經于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秘密異之為  
 減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



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  
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  
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  
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  
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  
還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跪  
而復處及巾屨屣藉穢汚鼻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  
衆或於靜時棟廁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  
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  
填治因以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觀錫皆慘然不樂口

云愛賊既來獄主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  
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  
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  
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襪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  
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敬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  
徒自敘云余初出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  
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  
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  
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爲皇  
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



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閑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待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來純房內在衣笥上注目看純雖入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

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卽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褒美厥德爲叙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情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室著述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



撰述  
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  
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  
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  
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  
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  
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  
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  
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  
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  
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

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水同性徐更  
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  
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  
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捋手加  
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  
師爲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  
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  
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  
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  
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



方至進一且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  
 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永盟手執  
 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  
 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  
 山中龍吟猿叫誼寺三百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四投僧  
 實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  
 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  
 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  
 莫後法開用為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

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勲  
 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  
 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蓄各行既著貴賤是  
 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  
 宮從受正法稟其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  
 標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敕以  
 牙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令寺宇  
 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  
 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  
 有敕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為五彩旋轉瓶側



見者發心鑿石爲銘文至皇帝鑄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外徹時以爲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敕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憊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餐惰之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

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居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納畧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年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



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蹋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卽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旣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隣聖之極矣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初無輦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綱取拔無路歷在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冷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捐畧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悞墮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梗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樹塔矣



撰述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慈樂崇道慧  
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後剃落  
敦肅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  
歌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  
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  
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  
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  
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間起食  
糲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構栖巖翻然脫屣就  
閑修業親事香花躬運掃洒口恒稱讚日常瞻睹善

由已積通爲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  
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杵自折識者以爲不  
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佛名迴心攝念願生  
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  
作何食耶蓋曰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  
昔聞生入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入耶  
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  
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其故  
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夜又迴首眇云始見明



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  
須臾復云大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  
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  
地動搖門窗震裂羣雉驚雊非恒所聞寺僧道慧未  
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  
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  
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  
讀衆經禮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  
終捨命彌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斛甕  
許又見青蓮華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

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而興見有佛色形甚  
大并一菩薩久而自隱斯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  
友蒲晉名僧爲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  
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  
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  
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  
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  
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  
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  
絕域寥廓經途復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



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  
 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  
 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虚心遂能自覩光明親  
 見幢相動搖神像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  
 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  
 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  
 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  
 其眷戀妻孥盤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摧百齡  
 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  
 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道世無  
 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中智若成人齟齬  
 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  
 畧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旣淹豁然  
 大悟乃曰斯實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  
 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千八戒定逾淨  
 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愍捨上慢  
 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  
 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創闢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  
 賢濟聞歌詠欣然北面承部瀉瓶非喻合契無差以



撰述  
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  
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卽講會無滯託雖  
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  
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  
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  
任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  
陀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  
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  
錙銖入室隣機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  
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勤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

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  
一乘二十卷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  
子等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畧之能樹豐導  
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筵道俗雲  
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藹遊履  
盛化每居幽隱頗感徵異乃高拒度恐致驚俗故罕  
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躡獨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  
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  
乎彼城邑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



初弘教遂於鄆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素就宣敕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任籬不覺愜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久時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越善意相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

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敕素賫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初照一



受其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泰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任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任房連市與眾比居整叟貞嚴希言寡涉高眾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捨履潛步歆然趣越也其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閫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勵

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與國大寺百有餘僧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任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音釋

嫗威遇切 鬚祖動切 邗河干切 篲徐醉切 蒐老母也 邗地各 篲竹掃也 蒐春獵也 覩覩虛戈切 隴主 鎔徒對切 屨履俱遇切 屨屬履正作 攀普患切 念羊茹切 橫履他計切 屨中薦也 攀系結也 念豫同安也 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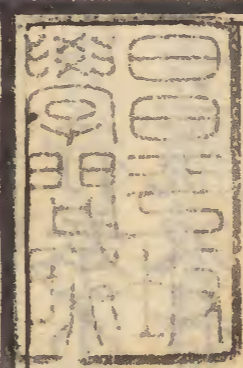
古曠切 充也 筧 合浪切 簞 他結切 唼 色角切 榎 木各連切

榎 食枕切 實也 籩 籩正切 中 古患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齧 齧齒切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二十二卷 計字一萬一千一百  
該錄五兩七錢七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吳文輝刻  
萬曆辛亥歲秋九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通志卷三十三



